

《劍如時光》自選章節：

最初的

時光之五

走在明媚的午後，陽光吹得一切事物閃亮晶瑩。福初雪跟羅還雨一起漫步林中，穿入風和，踏過日麗。天空透明清爽，事物都進入和緩寧靜的節奏。姨姪們臉上張開笑，時而被灑落眾樹的光線注滿，有若神來，時而被林蔭的陰影圍住，渾身清涼。他們說笑著，很是清閒愉快。背著一竹籠的還雨撿起枯枝，隨意比劃，這裡敲那裡打，十足孩子癖性。初雪賞著林木和土壤植物，有苔蘚和菇類，也有樹根與樹根之間鑽出的鮮豔小花，就連鬼雨樹上瞧來驚心動魄鬼臉一般的樹紋，在難能可貴的陽光照射下，亦有可觀，某些顯出一種爆裂張狂的美。

據說鬼雨森林裡少見天日，往往雨季連綿，這一天難得日光昂揚，她便攜著還雨出來透透氣。離開神工羅家所在的鑲金台地，對還雨來說也是好的。鎮日伴著病榻上的姊夫，對一名少年來說，不是什麼好事。還雨很敬重他的父親，這一點讓人佩服。但不知道什麼緣故，初雪總有一種微妙的感覺，還雨是在守衛父親，好像是不讓人有機會傷害他的意思。可是在自己家裡，又有誰會害姊夫呢？如何可能呢！應該是自己太敏感了。

初雪不願意繼續往下想。她自己的煩惱就夠多了。她半個月前來到姊姊的夫家，就是為了逃避纏身的憂愁，就是為了掉過頭去不聞不問。人真的是好難。初雪心中慨然，太多的艱難迎面而來，隨便哪一種，都能讓人崩垮隳頹，體無完膚面目全非。盯著樹上一張張瘋魔也似、表情過度豐盛的鬼紋，初雪的好心情慢慢鬆散。被疊在下方的煩惱又一點一滴地上升。人怎麼能夠逃離自己？人委實是被自己的心牢牢網綁住的啊。

還雨說著什麼，福初雪沒聽見。少年又說了一次。初雪抬起眼，望定還雨，設法專注當前。她的姪子說著要去帶些木頭回去。初雪點點頭。男孩去了。出門前，初雪想著要牽還雨的手，就像四年前一樣。那時節，還雨和她多麼親啊。這孩子很喜歡自己，初雪明確意識到，還雨甚至比喜歡母親還要喜歡她。這一點對初雪來說，非常重要。終於啊，初雪還有個地方能夠壓過姊姊。但這會兒，十二歲男孩羞赧地拒絕。他不願被當成孩子看。初雪對此還悵然若失哩。

還雨長得的確很快，不但長高了，跟初雪僅僅相差一個頭顱的高度，身子也結實，胸膛寬厚起來，肌膚黝黑，眼神老成，神情穩重。他經常出入工坊進行兵鍾器鍊，變壯也是自然而然。如今的還雨，已頗有神工羅接班人的架勢，說話做事都有一種氣派，眼神也變得深邃，彷彿深潭，讓人不敢小覷，就連工舖裡的打鐵老師傅們也都很是敬重，不視還雨為小兒，特別是他對各種材質與作法的直覺，還有鬼雨炭使用的時機與數量，更是深得信賴。好幾回，希罕金屬的鑄造，全都是參考還雨的意見，方得以功成。

但初雪是心疼的，畢竟她知悉，她的姪子就是個十二歲的少年，再怎麼天縱橫世，還雨都還是個孩子，心成性熟又如何，終究是一少男啊。怎麼所有人都遺忘了這一點呢？他幾乎是沒有童年的。還雨被迫迅速成長，一下子就承擔了太多。他的雪姨曉得啊，他是多麼活得多麼巨大的不合理期待之下。不偽造自己是困難的。可還雨沒得選擇，他的大哥因為一場爐

毀意外葬生，他的二哥又不願回返神工舖，反倒成為玄刀學的新一代掌門人，棄鍛鑄技術不顧，他的母親老是忙著處理羅家龐大生意，幾乎沒閒暇，至於他的父親，舉世聞名的皇匠哪，就是一廢人，整天只有那麼一時半刻的靈光乍現，其他會兒呢一概無知無覺也無動。

而時光殘酷地走著，安安靜靜帶來一切毀滅地走著。

且不說還雨的少年時，被輕易摧毀不留餘地吧，就是初雪自己她也已經來到二十三歲——十多歲的時候，很難想像自己會活到這樣的年紀。總有個奇異的幻想，好像自己會永遠停止在最花樣細嫩的不減年華裡。其時，青春像是源源不絕，無盡也無窮，但時光火勢凶猛，一下子就燒得她的年少無影無蹤。如今她的身體更有一個決定性的天大變化，太教初雪心慌意忙，茫然失措。

初雪停下步伐。溺的感覺奔湧。她逼自己深吸一口氣，忍住體內不斷上升的水面。她得要戰勝驚恐。她不能被接下來將發生的事擊倒。要呼吸。專注地呼吸。呼吸陽光。呼吸風。呼吸花草。呼吸林木。呼吸天空。想辦法呼吸。把身體深處長出來漫渙著的陰翳壓制住。不要再想。初雪對自己說著。有些事情是不可能阻止的。是啊，就算再來一次也一樣，她還是會變成她，她還是會為了他變成此時這個樣子。

想著想著，初雪像是沉進去鬼雨樹下豐盛的暗影底。孤孤單單。

他。陸忘書。神仙關第一人。當今之世的第一美男子。為了他，再大的苦都會是甜的。初雪很確信。即使兩個人的差距無限遙遠。即使他的歲數是她的一倍。即使他眼中心底沒有她的位置。即使他只是一時迷亂。即使，即使。有太多的即使，但都無法阻止她對忘書關主的情思心意。她就是百般千般的愛慕於他。天地山海般確在實存。萬劫難擋啊！

她跟姊姊相差二十一歲，當宛昭姊姊在劍仙流呼風喚雨之時，她尚未出生，等到神工舖馳名遠近，她也還是個黃毛丫頭呢。初雪沒有親眼見證當年鬧得滿關風雨、姊姊退走的頭等大事，但她經常聽別人說起，說起關主的大度、宛昭的決絕。原先族人們、包含父母都議論著，姊姊又愚蠢又自私，放著好好的夫人不做，竟甘心墮落去和一鍛鑄師結親，更罔顧家族利益，令福家地位搖搖欲墜，不孝不忠，忝不知恥，要不是關主大人大量，神仙福族還不從此凋零，云云。

後來，當姊夫的手藝天下為頂，所有的說詞都變了，往日的指責詈罵像是被一陣風吹掃而逝，親友悉數改口，說姊姊真是好眼光、好福氣，一舉挑中石變為寶的上等良材，種種。初雪幼年時煞不解也，如果宛昭姊姊是對的，那麼就意味著天人也似的忘書關主是錯的嗎？難道堪稱武林第一刀的關主，還不如一個鍛刀鑄劍的工匠嗎？福家族對以往對關主的善待都忘了嗎？初雪心裡其實不大能諒解眾口變異。她以為，不管姊夫是什麼樣的人，都改易不了姊姊為了他叛離神仙關的事實。

初雪其實很是喜歡姊姊和姊夫——當姊姊在初雪十歲時才第一次在出嫁後回到神仙關，當十八歲的初雪頭一回短暫拜訪了神工舖八天，其時還雨才七歲哩，她就很難對宛昭姊姊和至乘姊夫有什麼恨意。他們都是極好的人，天生就是有著神異光澤，讓人傾羨。羅姊夫雖不習武，但舉手投足都有著舉世感，一種絕對的自信，一種對己身技藝有充足掌握的完美態度。姊姊更不用說了，天上仙子似的，一顰一笑一言一行都優美得讓人必然形穢。

是以，初雪的不滿主要是針對那些見風轉舵的人，即使是自己的親人，都讓初雪覺得可鄙。初雪彷彿可以理解為何宛昭姊姊受不了似的逃出神仙關，主要原因一定不是因為關主，而是沉悶的窒息的毫無想像力的親友們逼走了宛昭姊姊。而最重要的還是，她無論如何都站在關主那一邊。她喜歡姊姊一家，但她從不在別人面前說神工羅的好。這是初雪的暗自堅持。

她第二次再訪神工羅家是四年前，那會兒姊夫已癱了，大姪子也剛剛發生意外，二姪子則走上跟宛昭姊姊一樣類似的出走命運，但姊姊仍沒有被擊倒，雖眼中憂翳密佈，但不見任

何頹敗，反倒神采奕奕，容光煥發的。姊姊心志之堅定，教人咋舌，初雪敬佩無比。不過還雨就不然，他無與倫比的寂寞，沒人陪伴，眼神死沉表情黯魂，父兄們不在，而母親又忙於家業護衛，還雨能夠體諒，雖其性格沉穩，但仍是個八歲孩童。初雪原先打算只暫住十數日，但為了小姪子，竟待了足足一個月，只求讓還雨多些精神，能夠適應過來。再來就是這一次——而這一次，初雪今回很可能會長待。她自覺無路可走。只能留在神工羅家裡了。或許已經沒有別的可能。除非，除非關主——但，可是，關主怎麼會呢！

她對關主無比鍾情。他很疼愛她。據說初雪還在爬行時，神仙第一人陸忘書就常護她抱她憐她寵她。他對初雪特別不一樣，沒有哪一個孩子受過關主那樣的照顧。福家運氣好哇，神仙關人私下都這樣議論著，先有福宛昭，後有福初雪，一前一後將陸關主的心思都佔據住了。而她的族人也跟著一併升天，被關主善待。初雪不大記得兩、三歲的事，但的確依稀的印象，關主對她是相當厚愛，不管她做什麼要什麼，關主都會盡可能滿足她。

從小，他就是她的神。他就是她的世界。她的萬事萬物，她的一切，都是由陸忘書造就的。初雪一直很崇拜他。打四、五歲開始，初雪就夢想著一輩子伴隨關主。她的視線跟著他移動。他到哪裏，她都想跟。當她滿九歲，必須修習劍仙流絕學，不能黏著關主，身子裡都是碎片，像是她被爆裂分解。有好一陣子呢，她總是痛哭。還是關主勸慰，只要她愈快學好明還神氣、仙鋒三訣，就愈能見到他。無可奈何，被迫接受的她，展現出異常的專注，刻苦鍛鍊，總是比同齡孩子更快練好，更快將劍仙武學習全。到了少女時期，她登至劍仙流第一的位置。這些不為別的，就只是想要抵達關主身旁。她把自己當一把劍那樣煉著，煉出絕代的光芒，將之獻給她獨一無二的人間神祇。

又或者她的廚藝，除了劍學外，她也精於膳食。主要是忘書關主對吃食非常講究，可以說異常挑剔。他對美味的食物，有著相當程度的執著，他可以為了吃一個口味獨特的包子，三日勞頓遠行。他雖愛吃，可吃少，吃得很精，重點在於料理的手藝與對食材的精準理解和使用。為了滿足關主，初雪可以說苦心煞費，練劍也似的練著廚藝，後來她也被稱為盛宴之手，有隨手就能炊煮一桌教人咋舌狼吞虎嚥餐宴的華麗本事。當然也要付出代價，初雪全身肌膚柔嫩如雪，但一雙手硬繭與傷痕常見。一切不過是為了她暗自的神。

是的，獨自的神，她一個人的神。多麼圓滿、牢不可破的關係。她也從來沒有想過會成為關主夫人。她只是個平凡的女孩，怎麼可以妄想跟神在一塊兒呢。她只想著，可以隨行在關主身邊，就心滿意足了，並沒有再更多的期待。

直到初雪快滿十八，族人開始了這樣的討論——畢竟初雪武藝已是劍仙流第一，按照神仙關傳統，劍仙第一搭配刀神第一，忘書關主理當迎娶初雪，云云。但關主拒絕，他說，他已老了，再過幾年，也該讓出關主位子，何況雪兒還那樣年輕，該與天分不世出的易賦成親。那之後，初雪的劍藝再無進境，呈現停滯。且不說初雪深悉陸易賦與何明樂相互傾心，就是她自己吧，也不樂意跟陸易賦成親。而小初雪兩、三歲的明樂，或也受了極大刺激，作為後起之秀的她迅速崛起，在宛昭姊姊的指點下，幾年間的工夫，就取代了初雪，變為劍仙流武藝最高者。

關於是否第一，初雪是無所謂的，反正她志不在於此。她的武藝都是為了關主錘鍊，如果關主不需要，她二話不說可以全盤放棄，絕不吝惜。族人卻逼著要她武藝更上一層，與何明樂競爭，成為下一代關主陸易賦的枕邊人。然初雪沒有意願，以往的鬥志煙瓦消解，一點不剩。而她並沒有比較不快樂。練好武藝，爭取第一，都是向著關主的緣故。她要的是關主，而不是關主夫人的地位，何況還是成為下一代關主的妻子，捨棄一點兒都不可惜。

福家人馬俱認為，福初雪是心頹志敗，不只父母爺奶，多少人跑來跟她說話，鼓勵她要有上進心，要為福家爭取到原就屬於他們的榮耀，關主夫人，那是多麼崇高的位置啊！

自有神仙關的一百五十年來，各姓融合，最大宗姓有陸、何、明、福、王、晉等，但至今六任，刀神宗最強者與劍仙流第一皆分別為陸和何家，雖有關主在位至多不超過三十年需讓位下一任的傳統，但其他幾姓只能眼巴巴張看陸何兩家人才鼎盛、勢力愈大。好不容易福宛昭能力當時無兩，卻不願嫁與第六任關主陸忘書，反倒脫關，白白錯失福家登頂神仙關的機會，還讓福家在神仙關裡備受非議。難得如今又有個福初雪，武藝入化劍技出神，卻只顧男女情感，壓根不把家族使命當一回事——怎麼連兩代福家女子都走上類似的宿命？

而初雪不吭不響，沒有任何辯解。初雪寧可自己毫無用處，並不覺得背棄族人的期待有何問題。反正忘書關主那麼說了，就意味著他絕無可能娶親，陸忘書指望著比自己傑出的陸易賦能夠光大。而教初雪難過的是，原來她的心中其實也有那麼一點微暗微明，暗自期待有朝關主能夠接納自己。不過，關主的心底果然只有宛昭姊姊。然初雪的心思很久以前就只有忘書關主了。只有他。關主以外，都是其他。其他都是多餘。那些事她則沒在乎過，就連仙鋒三訣也是通向關主的密徑，要捨棄就捨棄，一點都沒什麼好可惜的。

因是，表面上她依舊苦練，但實際上她對劍不再有追求。以前初雪練劍，練的都是相思，所有的劍意都是情意。現在的她，使劍少了綿綿無盡之感，動靜之間也缺乏昔日的深邃美麗。此刻她練劍，練的只是表面，練的只是陳舊的已知境界，沒有任何未知，沒有任何真正猛烈投入的層次。劍藝不再是通向關主的祕密之路，再也沒有了隨時滿溢的思慕。而在神仙關，不進即退，於是乎，福初雪很快就及不上何明樂了。福家人無不痛惜。

宛昭姊姊倒也不是偏心何明樂，只是她跟初雪一樣都曉得陸易賦傾心的對象是明樂。姊姊自覺對忘書關主有虧欠，但宛昭姊姊沒能做什麼，只有從旁下手。再加上何明樂非常崇拜宛昭姊姊，孩子時就老纏著姊姊，反而比初雪更親，更像是福宛昭的妹妹。輸給何明樂，初雪覺得也蠻好的，至少算是遂了宛昭姊姊還給關主情債的一點心意。本來是這樣。本來初雪都是甘心的。直到那一夜。

福初雪仍是有自知之明，她不過就是姊姊的替代品。關主這輩子的心思都被姊姊佔領了。初雪怎麼樣也追不上了，那樣的時光。姊姊和關主一起度過的年少時期，他們的青春一起綑綁，他們一起點燃成長的故事。他們是神仙眷侶，無可取代無可拆解。初雪相信，關主從未懷疑過他和宛昭姊姊是天地造設的一對，關主應該一直很確定他們生來就合該在一塊兒，沒有人可以介入。但忽然就風變雲幻。只是一面之緣，只是一個工匠裡的鍛鑄師，居然能夠擊敗他，進駐福宛昭的心魂。當宛昭姊姊求去時，關主必然周身震慄，靈神裂解。他的心應該在哪一個位置有著傷處。在不為人知的暗角裡，關主應該正深深地受傷著吧。

初雪對此分外不忍。即使忘書關主展現出驚人的氣度，但再怎麼樣，他還是人。他是如神般的人，但還不是神。即使福初雪對陸忘書癡迷狂戀，但她還是曉得關主是作為人的事實。她花很長的時間注視他關注他。沒有人比初雪更了解忘書關主。有時，關主瞅她的眼神，總使初雪心魄驚動，實在是那裡面太幽暗了。巨大的傷心以後所帶來巨大的灰滅。有個毀壞在陸忘書的心神裡醞釀著。那是初雪獨自發現的祕密。甚至，也許，只有初雪知道，連關主本人都極可能沒有察覺。所有人，包括關主，都認定陸忘書是個絕無陰影的光大正明之人！

而神仙關老有人竊論著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，誰讓她就像她姊姊呢。初雪聽見此番講法，心中著實太不舒坦。可她跟宛昭的確神似。臉眉容顏、身形輪廓、體態舉止，乃至甜美嗓音，無不相類，簡直像是同胎生的一樣。唯一的差別是宛昭終究是被歲月大雪洗過了，臉上已有星霜，不復從前。而初雪年輕無暇。但這並不代表什麼。初雪相當的清楚。她並沒有因為比宛昭姊姊年輕，就佔了便宜，相反的，這就註定了她永遠只能是姊姊的影子。無論初雪做得多好，別人和關主看見的始終是，福宛昭疊加在初雪身上的龐然陰影。

羅還雨撿完一籠鬼雨殘木，笑得臉豔豔的，向著靜立的初雪走回來。

初雪這幾日總是厭厭的，提不起勁來。在如此柔麗這般美好的風景裡，她卻只想嘔吐。有一股難忍酸意從胃部升起，直攻食道、喉嚨、口舌鼻。初雪連忙呼吸。跟方才深水溺斃似的恐慌不一樣，這會兒的噁心是一種萬蹄踐踏的意思。近來身子多有古怪，初雪也莫可奈何。彷彿啊，彷彿有十萬隻驚弓之鳥在她裡面活著似的。隨意一些風草吹動吧，都能夠讓初雪緊繃、寒慄，時而暈眩，時而欲嘔。即使她逃到姊姊家，那些黑影還是緊躡身後，無有放過啊。

當她夜寐，總有驚夢。無數的鬼在腦海裡蕩漾。她被追著，被各種各樣的鬼，奇形怪狀、扭曲歪斜、醜陋惡意的鬼。在心中長出來的鬼怪們。巨大的暗影籠罩著她，她始終脫離不出，她活在它的下方。那些鬼隨著深夜時分的趨近，就越發的燦爛。有些甚乃是鮮豔的。繽紛亂舞的鬼。有色彩的鬼。鬼兒們揮動著無以名狀的手腳，攫捉捕獲她，想方設法地它們要塞進她的軀體裡，變成她。她老是驚醒。慘叫中驚醒。

還雨來到初雪身邊，看著陰影裡的雪姨。她在出神，眸子裡都是驚恐。他定住。雪姨像是處在他不在的地方。她明明站在眼前，人卻猶如去至萬水千山以外。羅還雨怔然，一時不知如何便好，該喚她好呢，還是不叫好？雪姨這一趟來，人都不一樣，很憔悴，甚少進食，短短幾日就消瘦了一大圈。而且，雪姨的神色惶亂，臉容迷惘，眼神要不是空洞，要不就是駭懼難忍。雪姨究竟發生什麼事呢？他試著追問，但初雪一點口風都不透露，只是笑著。極淒慘如被利刀劃破一樣的笑，讓還雨不忍睹之。

在那件事發生沒多久，福初雪即亡命也似的、從地老宮夜奔來到神工羅家。其實，與其說是她陪還雨，不如講這些日子裡若無還雨相伴，她會更為慘烈，更人形不復。她正在被體內急遽壯大起來的毀滅一分一寸的吞噬。她以為自己遮掩得很好，殊不知神魂不附，盡入姪子之眼。還雨已站在跟前，初雪仍無視之，她徹底地陷落，被黑暗中的回憶緊緊抓住不放——

三十九天前的夜晚，關主強要了她。當日，關主當眾宣布陸易賦與何明樂的婚事，以及預定明年初將讓位給其弟陸易賦，將神仙關的未來交給新一代的關主與關主夫人。能夠放下重擔，忘書關主顯得很開心。那一天，除了關內酒歡慶宴外，他還興致盎然地拉著初雪到天荒原的長久林裡酌飲。關主說了好多話，說了太多太多的回憶，極其細節的，主要是他和宛昭姊姊的昔日舊事。他愈說愈多，也就愈喝愈醉。恍若讓他醉的不是酒，而是往事情深。

暗林中，月光灑落，詩情畫意啊，一切景物都髹著一層淡淡的金粉，細緻的輝煌著。那是多麼美好的一夜。她伴著忘書關主，心情也大好，小飲一番，很快酒力不勝，兩頰緋紅，燃著艷燄的色彩。雖然，關主嘴裡說的心底想的都不是她，但在他身邊的人是自己，至少如此，初雪試著這樣說服自己。夜愈深，關主愈飲愈多，表情逐漸狂亂，眼神裡塞滿奇怪的意味。他睨著福初雪的雙眼，有狼行走。初雪心中怦然，像是有雷聲從深處竄起，越發逼近。莫非，莫非今晚啊，她和忘書關主將要——

其實不能怪他。初雪自己也有那個意思。只是她以為，一切都會溫柔又美好。她無數次幻想過和關主纏綿。但不是這樣子的。不是他忽然將她的長裙撕裂，硬是把她轉過去，讓她跪倒，使之背對他，同時左手扯直她的頭髮，右手緊抓她的腰側，他怒吼一聲，沒有任何準備的，就將碩大的凶器撞入她的體內，一次到底，猛烈如獸。布帛碎聲響起時，初雪才開始恐懼起來。她翹挺的臀部暴露在月色之下，晶瑩雪白，有如一絕佳瓷器，細緻無倫。但陸忘書卻看也不看，他咆哮著，每衝刺一次，他就奮盡所有力量在嘶吼。

而初雪痛得像是被刀攢入。她不知道會如此之痛。陸忘書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，不，應該是變成野獸。他化身為巨大的猛獸，將她壓制。一點都不溫柔。只有暴力。純粹的殘暴。他彷彿要把她擠壓得血骨皮肉無剩。陸忘書是完全的君臨。他把一輩子的遺憾與不得發抒的恨意悉數注入她裡面。她是膺品。她是假的。她可以被無情地貫穿。他做什麼，她都會心甘

情願。他像是要刺爛她。他絕無保留地狂奔。狂奔在一個噴著血的狹隘通穴裡。她是無水的器物，再破爛都無所謂。她只是他衝往愛之無能愛不可得的乾燥管道。強烈如炸裂的疼痛、在最緊密貼合的動作之間她察覺到他毫無一點愛憐、她在他心中幾乎沒有一點位置的絕望與驚恐，使得初雪終於昏厥過去。

醒來後，關主神情驚駭，似有悔恨。而她兩腿間血肉模糊，腰側有不祥的紫青大塊，秀美的髮被扯離無數，頭皮爛傷。他愧對她。但初雪在他眼中看見幽冥。興奮的幽冥。一種絕對的黑暗正在全力生長。關主被他體內的惡盤據了。關主變成不是關主了。而後他發現她醒了，正望著他。陸忘書眼底有一絲絲奇異的光線，他慘嚎一聲，居然跑了。初雪只能遮遮掩掩地繞遠路，跌撞在林間，偷了幾件衣物蔽體，費勁大半天的才得以返家。

其後兩三日，初雪足不出戶。她謊稱不意間跌入山澗，故遍體鱗傷。家人自是疑心，但又無人奈她何。雙親很早以前就對初雪毫無辦法了。初雪獨自驚懼，孤人黯然。而醉後遂行以後，關主對她不聞不問。平素裡，要不初雪主動去尋關主，要不就是關主命人來請說是有事，實際上也不真的忙些什麼，就是說說話。他們幾乎天天見面。結果，全都不一樣了。關主變得不是關主，初雪也不是初雪了——

不再是原來的她。原來的舊的福初雪，已經死在那一夜了。而一切愛怨難解。她對關主的作為，極度的，不能寬宥。那不是什麼酒後亂性可以說得通的。他就是放任自己，他就是沒有認真地對待她，他就是侵犯了她，將暴力與黑暗深深地種在她的體內。不可原諒。但同時，她也是不解的，明明她是鍾情於關主的，為何對他進入她這件事，如此如此的無可接受，如此的憤恨不平？她不也幻想著有朝一日關主會柔情似水的進入自己嗎？但，他真的是想進入她嗎？他有嗎？

對了，那根本不是進入。重要的就是他沒有進入她。他不是用創造的方法進入她。那不是情愛。情愛是創造，如果他是真情實愛的進入，初雪相信她會感覺有個東西在體內被創造出來。是的，她的生命將會重新活過一次，將會變得完全完全不一樣。但關主不是。他對她沒有任何創造。他是以破壞的方法進入她。他就是要將一些無以名狀的毀滅塞給她。他要把地獄的中間放進去她的裡面。沒有溫柔，沒有明亮。他再不是關主，而是一個野獸般的男人，一個無顧她意願全力傷害她的惡徒。他絕對絕對不是她相信她夢寐的那個陸忘書。她厭惡唾棄他。她也害怕他。

那一夜的陰影無止盡擴大。後來，她甚至看見男人就小鹿一樣的滿心可怖，抖顫難停。而奇怪的是，事情進行的其時，她只能設法從那些連綿密集疼痛裡逃開，躲進昏亂的迷失，反倒沒有太大的恐懼。突如其來的驚嚇後，她的心智就忙著崩裂。關主體內幽暗的具體化怪物化，讓初雪無法有所反應。她不能抵抗。也無法抵抗。所有武技劍學都是無用的，其時，有一種絕對的麻痺進據了她。她只能聽見自己的炸裂，持續的，一路炸裂到世界。再也不可能完整了，這個世界。

終究，她得離開，她不能再看見陸忘書。她必須逃出神仙關，從他的暗影隻手之下落荒。那幾乎是下意識的反應、本能的作為。而她幾乎是沒有記憶的，想不起來自己究竟是怎麼趕至神工羅家的。

就像此時，想著想著，她就癡了。而等到福初雪有知覺之際，她突然就已回到了羅家。是的，暮色已落。羅還雨一路牽著她的手。姪子領著淚流滿面、呆立樹下、神失魂離的她返回神工鋪。入門時，廳堂裡坐著姊姊和房道。其實初雪曉得，姊姊和這個醫家關係匪淺，他們眉目傳遞之間都是濕漉漉的情思慾念。他們瞞不了她。她已經知道何謂情慾了。那是野獸。那是足以讓人癡狂的暴烈廝殺。同時，初雪又覺得怒意橫生。為何她這個姊姊什麼都有？而她福初雪，無論樣貌、體態、談吐，又有哪裡輸給福宛昭了！她比姊姊更為年輕，怎麼就不

如宛昭？哈。究竟為什麼呢？哈哈。究竟為什麼她不如她！哈哈。初雪還沒有意味到自己正在分解，分解成更多的碎片，意識如此，時間若是。

仍然背著竹籠的少年，對著母親和房叔叔點頭致意，也不說話，領初雪往裡頭走。宛昭望著妹妹與兒子的親密，心中是一陣荒涼。唉。還雨多久未跟自己有心鄰靈近之味了！他持續長大，也就持續遠離自己。但成長不就是這樣的東西嗎？她年輕時也是這樣來的，尤其是一意與羅至乘成親時，更是決絕地對待雙親。當年父母簡直天毀地傷，諸多怨恨。而今她也來到類似位置。當然了，還雨並沒有實際上對她有何激烈表現，小兒子只是與自己分外疏離，儼如陌生人。但至少他還願意留在家裡，即使是為了羅至乘居多，也已經教福宛昭慶幸了。

倒是妹妹，宛昭更為不放心。初雪的狀態太詭異，簡直人偶似的，眼裡經常一無所有，好像被某種毀滅侵蝕似的。初雪來到這兒的半個月，夜夜惡夢，經常哭嚎。房道給了安神的藥物，也只是略有緩和，讓她長睡至天亮，但無法根絕妹妹的夢中怪物。初雪究竟發生什麼事？問也問不出來。她得想個辦法才行。宛昭還得向老父老母交代，她可不能讓初雪一直被困在自己的深淵底。雙親已經覺得初雪是步上宛昭的後塵了——為了情愛，六親不顧。若是妹妹在宛昭夫家裡出事，他們定然會將一切都推到宛昭頭上，認定是她的過錯，唉，怕不立即氣死啊。初雪是雙親中年後得到的至寶，備極呵護，宛昭得保住她。只是，她一時也想不到如何解決之。

再加上近來墨烈禮、舒春秋、衛尚樂、問自易、司天書、鹿朝詩六大劍主暗地裡施壓，他們有了皇匠親鑄的六色劍還不知足，尚且想要一把更絕對的劍，好能壓過極限天、道骨劍，他們想要天石鋼胚，不是的，應該說是他們要的是那塊鐵所鍛鑄的兵器——當世又有誰的手藝能夠勝過羅家人呢？他們百般脅求，要宛昭讓還雨盡早動手，好鍛鑄出比神刀仙劍還要超凡入聖的武器。福宛昭得抵住這股壓力。她不能讓他們得逞。還雨還小，他們決計不能把腦筋動到他身上。

宛昭為還雨未來深憂切慮之際，還雨正壓抑體內熱湧的狀態，執著雪姨茱萸，一路感覺驚心。雪姨手觸感略粗，但仍教他意馬奔騰心猿跳躍。有一些奇怪的騷動在下腹處蹬踏。這是不對的。不可能的。他用盡所有力氣壓抑正在發生的事。他得要專心，專心照顧雪姨。還有他臥床的父親。他不能讓它發生。雪姨就是雪姨。她不是女人。他不要對自己覺得噁心。假裝吧，偽作一個自己。是的，無關情愛。他只是姪子。他對她的所有關懷，都源自於親情。絕對是如此。沒有其他可能。

福初雪任由羅還雨牽著她走。感覺安心。還雨卸下竹籠，將雪姨帶至她的房裡。初雪的心智慢慢裝回來。還雨說著：「雪姨，妳休息一會兒吧。」初雪指著桌子上的拿舌，她親手準備的食物。羅還雨跟陸忘書一樣，非常喜歡吃初雪做的拿舌——以形狀寬版的麵粉進行油炸，裡頭包剁碎肉末、醬汁、細麵、時令鮮果等。那是初雪心血來潮時做的，第一個品嚐的人是陸忘書，他大為讚嘆：「美味得不可思議，徹頭徹尾拿住我的舌頭了呀。」彼時，初雪神色飛舞，她表示，那就叫拿舌。啊，她又一頭栽進往事裡了。

還雨沒有拒絕。他先讓福初雪坐在床邊，點好一盞燈，全力按捺著渾身暴奔的熱。他輕手輕腳地解去雪姨鞋履，再扶她躺好。初雪溫馴極了地隨還雨處置。她的所有驚恐都不會在還雨的身上生效。他還是個孩子，距離男人還很遠。他還沒有產生兇暴的武器。他對她的作為都是人與人之間，絕非男人與女人之間。福初雪可以把自己靜靜地安放在此時此刻，無須遁逃。還雨為初雪蓋上被後，才去桌旁坐下，吃了幾片拿舌。雪姨的手藝真是好啊，他應該跟她學，這麼美味的東西是怎麼做出來的？初雪看著還雨一臉滿足的吃著，心中生起近來難得的喜悅，也就睡著了。

等到雪姨鼻息安穩以後，還雨深深瞥著微亮裡的她，想著等雪姨睡醒了，再來陪她喝一

壺雪姨嗜飲的雪洗茶，這才離開。他去至父親房裡。黑暗的室內。還雨入門，先燃起燭火。父親還躺在那裡。他趨前一探。羅至乘的胸口仍在起伏。偉大的皇匠還活著。父親還在。被羅至乘視為寶的鋼胚鐵胎也還在。還雨站在床前，看著腦子愈來愈不經用了的父親。感覺悲傷一堆野草似的在胸壘裡恣意放長。還雨被堵得幾難以呼吸。父親的生命還能多久？沒想到，父親千瘡百孔的身體撐下來了，他的神智卻率先崩壞。羅至乘有意識的時間短得幾乎快要沒有了。還雨已經十數日沒有看見父親醒過來。但他還活著。可是，還雨最近有時會想到，這樣還算是活著？父親會覺得自己還活著？他感覺到活著的滋味？

還雨坐在床邊，伸手摸著黑石煉出的最後之鐵。他感覺到此一鋼胚裡還有奧秘存在。但以他的能力還無法捉摸清楚。父親如此看重這塊天石鐵，絕非無端。父親煉出精魂來，卻來不及賦予它一個空前獨一無二的樣式。還雨的使命就是弄明白它的真形。新武器，他父親念茲在茲的新武器。或者說，先武器——先於武藝的武器。作為主體的武器。還雨完全理解父親的想法。那是多麼超凡的概念啊！一把讓習武者必須絞盡腦汁去想究竟要怎麼使用的新武器。

集兩代人之力，他得和父親將聯手為天石鋼胚作出它世間的形態。人與兵器、武學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，不應該是固定的，兵器也能為主，而非人的奴隸，同樣的，武學亦然，究竟那些刀藝劍技拳術腳法是人發想的，抑或也有相反的可能？新武器就是要推反制式的上下關係，羅家父子要造就的是顛倒次序的武器。還雨完全相信父親的構想。

他八歲以後就明瞭，所有鍛鑄技藝的修煉，都是為了通往天石鐵。每一次鍛刀鑄劍的成功，都是為了確保動用這塊黑鐵胚時的絕無失誤。那才是他真正重要的工作。唯一重要的。他得接替父親，去完成一個武器的可能。一個未知的可能。誰都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、該如何使用，所有的武藝之人都將一無所知。還雨和父親一樣，始終堅定地深信天石鐵胎最終能夠做成那樣不可預期的絕世兵武。只要他刻苦錘鍊技藝，只要他長大成人，只要他能夠對天石鋼鐵裡的聲音有所感知——

父親說過，他的成就都源自於黑天石，是它引導羅至乘一步步完成一種又一種稀奇古怪的兵武。有時，羅至乘會囁語般說著難解的言語，比如這塊是母石，有它，河裡礦石便會保持一定的量，石頭將會生出石頭，你別小看它，它神異得很，但只不過它一離開河底，就再也長不出新的堅硬石頭了，這是個祕密，你必須保守。又或者，父親也講過，你將來將要鑄造的新武器，從黑天石鋼胚煉出來的曠世奇兵該是天地洪荒宇宙的武器，眾生的武器，所有的時光都蘊含在其中的武器。

羅至乘的說詞，詭譎至矣，還雨聽得心中迷迷惘，不能理解更多。且他也覺得累了，身子不覺地歪倒在床上，在他父親身邊。還雨不禁地想著雪姨，想著她冰天雪地之景一樣絕麗的肌膚容顏，想著她像是可以把所有枯謝的事物都吹得綻裂的顰笑，想著他和她的能夠、不能夠。然後，夢與黑暗同時瀕臨。此刻，他感覺到它了，它應該是劍，是一把劍，是的，是劍的存在啊。一柄無人知曉的黑劍，長在羅還雨的心中。它接觸到羅還雨，它在等待人，可以跟它一起認識世間萬物的人。

當還雨陷落睡眠的深處之際，羅至乘醒來。這將是他最後一次醒來。他凝望少年。他的兒子。他的繼承者。黑天石在等待的人。第二個人。第一個是他，羅至乘很明白，他完成了她能完成的使命，從天石到鋼胚，這是他可以走的路程，最多就這麼遠了。明悟空前清晰。他都懂了。它被賦予的使命，它不能作主，它只是引導，引導冶煉者走向發現的天命，而隨著它把內部的神祕給予得更多以後，它的聲音也就愈來愈低微，它能夠影響、變造羅至乘的部分也愈來愈少了，他跟他的神祕關係耗竭殆盡。

然後才是鍛鑄者。皇匠的兒子。它從天石變成一鋼胚後，仍舊存在，只是不再與羅至乘

連結。它看中還雨，還雨才是它要締結奧祕關係的新人。原來啊，羅至乘不是能夠鍛鑄天石鋼鐵的人。他的能力最多就到把一部分的天石鐵做成極限天、道骨劍和仙劍之鳴。對它來說，羅至乘最佳的位置是冶煉者。僅此而已。當然了，這已經是當代最不凡的成就了。

可羅至乘覺得失落。鍛鑄師如他，這輩子主要得做的事就是冶煉出一把絕代的武器，一把真正可以千百年不壞不損的稀世罕見之兵。他是皇匠，他原來以為在這一門手藝裡，他是絕對的存在，他是技藝最高者，沒料到他還排在他的小兒子後頭。那個鍛鑄出黑天石鋼胚的人不會是他。他不是鍛鑄之藝最強大者。居然不是。他窮盡了一生精力，身體變成廢墟，臨老無人珍視，就為了讓它與還雨連接。這不啻於對他所有付出的否定，對他充滿盛大成就一輩子的反轉。羅至乘如何能消受！如何能坦然直率地面對自身的慘敗！

尤其是他的生命正隨著意識的最後迴轉一點一滴流光。羅至乘所接觸到的它究竟是什麼呢？那是如來一般的力量，來自生命的源頭，人所無可能理解的另一種無上狀態。如來，或許是回到最初的時光。如來，如來，如有來，如無來。他被迴光充盈的的心底是層層疊疊的困惑。他從來都不是心思安定之人，天曉得心思安定有多麼困難啊！他也想著，羅至乘這三個字屬於我，還是我屬於羅至乘呢？是羅至乘創造出那些刀劍，還是從來都是他的命運被那些刀劍創作出來？

想要鑄造一把劍，最好的劍，而一把最好的劍就像時間一樣，會時時刻刻保持著流動變化，會觸動啟發一些什麼，會生生滅滅，會像時間就是時間的毀壞，會終結，但又不真的完全消失，也許會留下某個影像、印象，或者想法，也或者會持續有個長遠的作用，即使滅亡以後，仍舊在人的記憶裡運作著，堅持到底，甚至直接就是技藝的本身。

他現在有著澈悟。天石鋼鐵終將要完成的是一把劍。是的，一把像是時間一樣的劍。他終於知道了。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那把劍。有著圓球的劍。完全未知的劍。一無所知的劍。不過來不及了。他已老已病。已經是告別的時刻了。他卻怎麼樣也無法心平氣和。反倒是太多的怨與傷。死亡的觸覺開始在五臟六腑裡搔抓，有些生機正在被抽離。身體正在衰竭。灰沉沉的深淵等著他的完全下降。斷捨離何其困難。

羅家終於會鑄造了一把絕代罕見之劍，但這把劍一開始仍只是一把劍而已，除非有人為它創出一套劍法，不過，那是後來的事，很後來人的事了。

被安放在天外而降的黑色方圓連體石裡的它，有著奇異的能力。不可解的能力。這個能力將協助得到它的人往武道顛峰去。它有兩種使命，一個是關於劍，從礦石到鋼鐵到成劍，那是第一種使命，屬於羅家父子兩代的鑄劍天命，另一種是用劍者的，關於劍法的生成、延續與變化，而劍法天命，與鑄劍師家族不再相關，無論哪一種使命都是神祕意念，天外飛來的意念，不是它的，而是祂們，祂們放置了兩種使命在它裡面，是祂們的。祂們是什麼呢？祂們就是祂們。羅至乘無法言說更多，只曉得自己有所意會。

自己離開以後，它就會與還雨建立神無知鬼無覺的鍊結，其後，它將會是劍了，從石頭裡面，到變成一塊被冶煉出的鋼胚鐵胎，其後，成為一柄劍，那是是一條無與倫比漫長的路。是的，我要死了，羅至乘曉得自己終壽之時不遠。

時間究竟是什麼？羅至乘想著。他的思緒愈來愈漂浮無力。他漸漸無能區別究竟哪些是他自己的想法，哪些是被外來奧祕填入的意念？而黑石之魂之靈之神祕洪荒之不思議炸裂，激動了起來。它似乎也感覺到他的盡頭了。

他一直以為自己的極限還更高，不會止於神刀仙劍。但眼下，他感覺到剝落，構成一個人的基本事物一件跟著一件掉下。變重。原來的軀體變得更重。重了一倍，兩倍，三倍。他被自己的重量壓潰。隨後，疼痛感脹了起來，從無到有地瞬間而全面佔據他的意識。被困在潰爛身體裡的羅至乘哀嚎。但喉嚨阻塞，一丁點叫喊都沒有發出。還雨繼續倚在他身邊睡著。

無以計數的鬼哭在羅的垂死肉身裡。此刻，天石鋼鐵中的存在給了他一次炸裂。很輕的炸裂。像最早他和它相遇時一樣。像是呼吸的炸裂。炸裂以後，痛覺消失。他覺得清澈，覺得輕盈，像是飄在半空。跟著暗了。世界熄滅了。

無人知曉，羅家神工舖的下一輪盛世要來了。無人知曉，福初雪將生下名為凡兒的女孩。無人知曉，女孩不但會成為一套匪夷所思劍法的非凡起源，還將以還雨之名建立門派，締造大輝煌。無人知曉，而後七百年，羅至乘家族鍛鑄大業不消滅不滅，且羅至乘將會是大師皇。無人知曉，羅至乘冶煉的天石鋼鐵到羅還雨手中，將會鑄成一把帶著時間的力量的黑劍。無人知曉，劍與劍法將會徹底牽連干係著無數人的命運。

而時光就是無人知曉。而時光就是無人之境。